

大战难民营 叙军碾碎极端组织

距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6公里的耶尔穆克，在1950年出现了联合国设立的难民营，收留被以色列驱逐的巴勒斯坦人。数十年后，那里发展成占地颇广的居民和商业区，但“难民营”之名却保留下来。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耶尔穆克难民营成为反对派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盘踞的据点，政府军自2012年起就有心夺回此地，但围困、轰炸、炮击、进攻均未奏效，结果僵持到2018年4月。



■ 叙政府军王牌老虎师抵达前线 图 东方IC



■ 叙政府军用130毫米加农炮轰击目标 图 东方IC

了结“难民营问题”

2018年4月初，阿萨德政府通过国家通讯社对外宣布，“我军今年的首要任务是夺回首都周边控制权”。此时，大马士革城区及近郊丢失的土地，只剩下以耶尔穆克难民营为核心的南郊了，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决心不惜代价消除困扰政府多年的“难民营问题”。

4月19日下午，叙陆军炮兵阵地上，两个团级规模的炮兵群脱去披在榴弹炮、迫击炮和火箭炮上的炮衣，炮口指向面积不足两平方公里的耶尔穆克。20分钟后，这些口径至少在122毫米以上的火炮挟雷霆之势，开始向那片弹丸之地倾泻“铁与火”。同时，叙利亚空军也出动战机，定点打击暴露的反对派火力点及纵深指挥所。叙官方消息称，炮击与轰炸持续了一天一夜，耶尔穆克和邻近地区共落弹一万多发，不少建筑物倒塌，反对派武装人员拉

米·阿尔-赛义德后来对半岛电视台记者说：“那简直是世界末日！”

炮击结束后，叙军地面部队开始冲过尚未消散的硝烟，向耶尔穆克攻击。不幸的是，他们遇到对手疯狂到极点的反抗——“伊斯兰国”分子在之前缴获的各种装甲车辆里塞入成吨爆炸物，变成可以自爆的“烈士战车”，再辅以浑身挂满炸弹的自爆步兵，向叙军纵队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反冲击，叙军一个突击群的多辆坦克和30余人因此被埋在废墟下。很快，极端分子抑制住了叙军的攻击势头，后者被迫后撤。

双方杀红了眼睛

稍事休整后，叙军重装上阵。这次，他们改变了战术——不再与对手短兵相接，转而发挥观测和火力优势，一旦发现地表有武装分子活动，便调来多门火炮集中轰击，然后再用机械化步兵占领已成瓦砾的阵地。这种碾压式打法很奏效，即使是

再丧心病狂的极端分子也不得不躲到地道里不敢冒头。叙军进展顺利，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夺取难民营外围的多处重要街区。

战至5月初，叙军已收复南郊约65%的区域，并突破反对派和“伊斯兰国”在难民营的外围防线。此时，配合叙军作战的部分巴勒斯坦志愿军开始向难民营内渗透，他们采用所谓的“摩托战术”（类似“飞车党”，只不过后座上的人携带了火箭筒、机枪和手雷），穿街走巷，出其不意地袭击敌目标。5月2日晚，一支由30多辆摩托车组成的袭击分队用机枪和火箭筒扫射了耶尔穆克难民营内的一处检查站，当场击毁“伊斯兰国”的5辆武装皮卡，打死打伤多名极端分子。

叙军包围圈越来越小，一些反对派开始投降，但死硬的“伊斯兰国”分子仍负隅顽抗。为了向外界示威，他们把炸药挂在俘虏的叙军士兵头上，然后把他吊起来引爆……

这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激怒了叙军，叙军总参谋长表示，盘踞在耶尔穆克的“伊斯兰国”分子必须全部消灭，一个不留！叙军士兵也杀红了眼，开始用俄罗斯提供的“丸花蜂”单兵云爆弹对付躲在房屋或地道里的极端分子，为死去的战友报仇。

“老虎”赢得完胜

5月10日，叙军重兵包围“伊斯兰国”指挥中心——胡里亚哈中学。为掩护地面部队突击，炮兵甚至把122毫米火箭炮拆成单管，打到高层建筑的阳台或天台上，居高临下直瞄射击“伊斯兰国”阵地。

尽管毫无希望，但极端分子仍在顽抗。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从霍姆斯奔袭而来的老虎师。

头顶“叙利亚最精锐部队”的光环，老虎师打仗相当硬朗——进入耶尔穆克后，只要遇到可疑建筑，他们就用俄制TOS-1A“炙热大地”重型喷火坦克抹平再说，这种坦克号

称几秒钟内毁灭一座村庄，在狭小地域内使用，无疑对极端分子造成极大的心理震撼。目睹了整场战斗的阿尔-赛义德说：“我们不能说这是一场战争。战争中，有收容所、停战机会和安全走廊。但在这里，只有歼灭。”

实际上，听到老虎师正在赶来的消息后，耶尔穆克难民营内的“伊斯兰国”及反对派分子也想望风而逃，但组织了多次突围都未能成功，最后不得不继续困守，等着老虎师来瓮中捉鳖。在叙政府军凶猛而持续的攻击下，战斗意志全失的反政府武装终于撑不住了。他们最后与政府军达成协议，交出武器后被大巴车送到霍姆斯省东部的广阔沙漠地区。

耶尔穆克难民营的光复，标志着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大马士革及其周边地区首次获得全面解放。

于晓晶



■ 获得新任命的格里古列维奇离开哥斯达黎加总统府

约瑟夫·罗穆阿尔多维奇·格里古列维奇，绝对是苏联70多年谍报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人物：他博学多才、卓尔不群，竟然从一个苏联秘密特派员当上了哥斯达黎加驻意大利、梵蒂冈和南斯拉夫大使，后来还担任乌拉圭名誉领事！

革命青年投身谍报

格里古列维奇约瑟夫，1913年5月出生在维尔诺（今属立陶宛），曾用过亚瑟·马克斯、米歇尔·尤济克、帕德莱和菲利普等化名。1918年立陶宛脱离俄国独立后，对异族人和异教徒毫不宽容，对待不同政见者更是水火不容，逼得这家人移民阿根廷。1931年，因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他被当局投入卢基什卡监狱。获释后，他来到波兰，继续从事政治活动，两年后被波兰政府驱逐，转到法国索邦大学求学，并加入国际革命战士救国会巴黎分会。

该组织主要向全世界宣传革命，帮助左翼地下斗争，其活动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影响。为了融入巴黎社会，格里古列维奇取了个法国名字“马丁·埃德蒙德·安蒂昂”，

凭着语言天赋，他只用三个月掌握了法语，而且不带口音。不光是法语，格里古列维奇一生会说十种语言，甚至像西班牙语的各种方言都能娴熟驾驭，以至于后来他去拉美，有人把他当成阿根廷人，有人说他是哥斯达黎加人，还有人称他是墨西哥人，反正“人见人熟”。

在巴黎期间，苏联就想吸收他，但因他急着赶往阿根廷探望病重的父亲而搁置。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格里古列维奇作为志愿者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他化身为“阿根廷志愿兵何塞·奥卡姆波”，在共和军战斗力最强的第五团（号称“指挥官熔炉”）当连长，很快以军功擢升为马德里城防参谋长助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很快又注意上他，查清他就是救国会的老人，在卢比扬卡总部的记载中，先后以立陶宛人尤济克、波兰人亚瑟·科瓦利斯基、法国人马丁·埃德蒙德·安蒂昂的面目出现过。于是，苏联驻西班牙情报站长、西班牙共和国安全总顾问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代号施韦德）亲自对他实施招募，这个热血青年早就做好为苏联工作的准备，因此招募

苏联特工当上反苏国家大使

工作简单到填张表走个形式而已。

总能取得成功

加入苏联谍报队伍后，格里古列维奇照例要经受各种考察。他的第一个任务是消灭共和国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敌人。当然，这不用他亲自开枪，而是制定行动计划并提供各种保障。他还负责训练在佛朗哥叛军控制区内从事破坏和纵火的“特种部队”。

1938年4月，格里古列维奇奉命回到莫斯科，接受完特种培训后，化名“菲利普”进入美国，5月又潜入墨西哥，开展拉美地区工作。1940年12月，他进入阿根廷。1941年6月，格里古列维奇被任命为苏联驻南美情报站长，负责在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巴西等地组建谍报网和驻阿根廷的反法西斯破坏小组。克勃勃档案显示，1941—1944年，该站在为纳粹德国运送战略物资的阿根廷轮船上安放150多枚炸弹。1943年，情报站受到阿根廷警方监视，格里古列维奇不得不改组谍报网，并在次年10月底搬到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但不管走到哪里，他都能取得成功，获得勋章和荣誉。

1945年八九月间，格里古列维奇冒充哥斯达黎加公民，化名特奥多罗·波涅菲尔·卡斯特罗移民巴西，在这里，他用一年多时间进行向欧洲潜伏的准备。1947年11月，他从里约热内卢回到莫斯科，参加秘



格里古列维奇画像



格里古列维奇回到苏联安度晚年

派特工训练班，为到欧洲从事地下工作准备假履历。1949年，他化名马克斯，担任苏联驻意大利情报站长，而公开身份却是哥斯达黎加咖啡代理商，后来干脆混上该国驻意大利和梵蒂冈大使。

舌战苏联外长

1951年联大六次会议期间，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严厉抨击中美洲几个小国充当美国帮凶，言辞之激烈令哥斯达黎加外长霍赫·梅莱诺无从应对。

此时，哥斯达黎加代表团成员、驻梵蒂冈大使卡斯特罗挺身而出，连夜为部长赶出一篇反击稿子。第二天上午，梅莱诺在联大会议上发言时，一下子扭转了局面，昨天还占上风的维辛斯基满脸冷汗。这篇讲稿由此成为哥斯达黎加外交的凯歌曲，其作者也为自己赢得在国际舞台上令人称奇的仕途。

继梵蒂冈后，卡斯特罗先后被任命为驻意大利、南斯拉夫大使，而且成了罗马、贝尔格莱德达官显贵

的座上宾。他与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会面十多次，被拉美国家驻意大使团推为使团长。但他与苏联驻意大使米哈伊尔·科斯特列夫始终找不到共同语言，后者在报告中称其为“苏联公开的敌人”。此后，卡斯特罗在联合国不止一次批评苏联外交政策，气得维辛斯基大骂他是“帝国主义走狗”，但他哪里知道，这个卡斯特罗正是苏联特工格里古列维奇，他的真实身份，全莫斯科只有斯大林才知晓！他提供给莫斯科的政治情报质量之高，获得斯大林的高度评价。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格里古列维奇重返莫斯科，并从情报机关退役。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先后通过历史学副博士、博士学位答辩，当上科学院通讯院士，还联合创建科学院拉美研究所，出版30多部著作。1988年，格里古列维奇去世，走完了传奇的一生。

常立军

